

湖的傳說

端木虹



大馬福聯會，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

南馬文藝研究會印行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胡的
傳說

端木虹著

湖的傳說

著者：端木虹

出版：南馬文藝研究會

印刷：聯邦文房用品公司

初版：一九八四年八月

定價：馬幣六元正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王春煜 贈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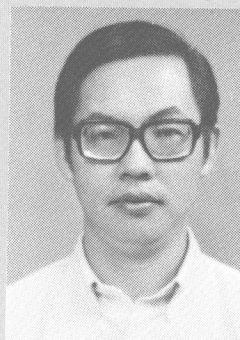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

社團聯合會雪蘭莪福建會館

文學出版基金一九八三年度

詩歌組優秀獎，並由該基金

資助出版



端木虹本名黃愛民，出生於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。
廣東瓊東縣人，現在教育界服務。端木虹在五十年代末
期即崛起文壇，先從事散文小說創作，七十年代以後偏
向詩歌發展，近期則側重現代詩研究，大力鼓吹現行詩

歌革新運動，主張賦馬華現代詩以新的精神面貌。端木虹飽覽群書，學問淵博，詩風穩健，尤勇於鑄造新語言，歷任青春出版社社長，華商報文藝版編輯，寫作人季刊主編。現爲南馬文藝研究會會長，大馬寫作人協會副出版主任。作品結集者計有小說集「賽納姑娘」，「魔沼」，「從黑夜到天明」，「含笑青山」，散文集「重亮的爵火」，詩集「山雀的早晨」。

序

吳岸

在今日馬華詩壇，像端木虹這樣對詩的執着與熱衷的人，并不多見，至少在我所熟悉的詩人中，他是如此的一位。

他最初大約只爲了抒發個人的生活感受而寫詩，雖然自稱笨拙，詩里沒有華采，沒有太多的意象和粉飾，但却有一種純真，有如在「山雀的早晨」中的那份清新。

然而他是不滿足的。在七七年出版的「山雀的早晨」的後記中，他已對詩的世界感覺迷惘，因迷惘而竟至於懷疑自己的詩是不是詩了。

此後他大約發憤在詩藝上下功夫，博覽群書，上下求索，顧影自憐之余，很驚異于詩的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了。到了八一年「從黑夜到天明」出版時，他已對日新月異的創作手法心馳神往，決意要另闢蹊徑去嘗試自我的超越了。

。 序 。

「再見，那過去的！在新的文學道路上，我寧願選擇艱困，寧願選擇風霜，我準備面對打擊與阻力，我堅信文學世界的無限風光，也在險峰。」這是他當時發出的豪言壯語。

我初次遇見他是于八二年二月，在馬六甲他的家里。一談起詩，他便滔滔不絕，頗爲現代詩的優點辯護，彷彿預感到我也可能是向他逼近的某種無形的「打擊」與「阻力」，雖然我其實並不是。我很樂意地聽取他的意見。他確認現代詩的技巧適合表現現代人的心態和理念，確信詩的革新符合文學歷史發展的趨勢。但他又似乎在自己與現代派之間劃一道纖微的界綫，以爲我們無須因襲外國或港台的現代詩，而要根據我國的特點來發展自己的現代詩，以他的說法，便是以現代的手法來表現我國社會的現實生活。

我雖不盡贊同他的主張，但對他認真探索的精神却是佩服的。

我當時以爲新詩的形式是應該不斷地加以創新和發展的。作爲一種表現手法，現代派所創造的某些新經驗，是有可供借鑑之處的。不過，現代主義文學的主要特徵之一，即在于它的逃避現實，如果要求它去面對現實和反映現實，它還能成爲現代主義嗎？

他尊重我的看法，正如我尊重他的主張。每一個詩人都有探求自己前進道路的自由。

此後我們又有幾次交談的機會，彼此似乎都認為應該以自己的創作實踐，來佐證自己的觀點。

這本詩集「湖的傳說」，便是端木虹在詩路上另闢蹊徑後探索前行的足跡和成果。

和「山雀的早晨」比較起來，「湖的傳說」在形式和技巧方面，的確有了很大的變化。端木虹大胆地運用了被認為是現代手法的種種技巧，融合中國古典文學語言特徵，來表現一種與「山雀的早晨」的農村意識迥然不同的「現代人」的意識。讀「湖的傳說」，你會覺得其中華采眩目，意象盤陳，予人以壓迫感，在稍稍透氣之余，又不禁懷念起山雀的早晨的那份清新來。

端木虹在探求詩形式的變化方面，的確已取得一定的成績和經驗，但在詩作為一種希求的總體上是否已有如他所期望的突破呢？這是有待作者進一步總結的。

我總以為，對詩的追求，就是對生活的追求，對真理的追求，對人類的愛

。說傳的湖。

的追求，對美的追求。它們之間是不能分開的，而其中對生活的追求是最具決定性的，因為真理、愛和藝術，其實都隱藏在生活中。生活給詩以豐富的內容，真理和愛是透過生動的畫面所體現出來的生活的本質，而美則是這種反映真理和愛的藝術形象經過詩人琢磨後放出的異采。

在尋求詩的創新與發展上，詩人當然應該對詩的形式加以革新，敢於打破陳規和框框，但是這種努力，只有從追求生活追求真理和人類的愛的基礎上，才有實際的價值和意義。片面追求形式的新異，是無法找到通往真正突破的路徑的。

當然，片面強調詩的內容和思想性，忽略了詩的形式的創新，或甚至墨守陳規，一味因襲傳統的形式，也是不足取的。忽視內容而片面追求形式的變化和完善，固然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表現；片面強調內容而因襲舊框框，不也是另一種形式主義的表現嗎？

端木虹的詩也有對生活、對真理、對人類理想的追求，但在比重上，他更着重於詩的形式的探索。

問題往往不在於一個詩人有沒有接觸生活，却往往在於他怎樣看待生活。

。 序 。

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，這是兩種不同的基本態度。端木虹在「湖的傳說」一書中對生活的態度的基調，嚴格地說，是一種憤世疾俗式的逃避。

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「熊崗賦」。作者總以為原始的事物是美的——那鬱鬱的蒼，悠悠的落寞，是美的，與白云蒼狗牛衣對泣也是一種淒美，連荒原中氤氳之氣也是雅緻的。反過來，現代的事物，現實生活則總是丑的。人類的物質文明已摧毀了詩人想象中的原始的美，使之「遁入市儉的冷氣房中，化成價碼，」，世界變得喧嘩，人的存在不外是「混居濁世」。

而對自己的生命，作者總感覺出生在鄉野的他的童年，也如洪荒時代的熊崗一般蒼郁、落寞，一樣美。當成長後，却失去了自我，成爲一個注碼，負着傷，在卑俗喧騰中「度着顛預和無聊」。因此，作者渴望回返原始，好像世界只要回到原始的狀態，就可以還我以世外的清靜和純真。

這種憤世疾俗的生活觀，也反映在作者其他的詩中。在「飲者」和「寫一棵樹於酩酊的晨昏」，作者反覆吟味那份寞落的情懷。在「金魚缸閒話」、「西餐的故事」、「厭厭的午後」、「愛情」等詩中，作者對現實的嘲諷，近乎刻薄；但一旦正視社會問題時，如「狼烟」、「公積金」、「舞風的世紀與詠

嘆調」，作者便顯得悲觀，顯得無奈。

讀端木虹的詩，還有一種感覺，即有不少的詩，包含過多的議論。特別是在一段時期內所寫的，那期間，他「非獨浸淫古籍，於現代之作涉獵尤繁，參古今上下，遊走中外詩作之間」而「詩興泉湧，試作不絕如縷」（見「致候辭——寄友人書」）。此類詩除「致候辭」外，其他如「寄友人書」、「奧義書」、「荒謬」、「火想」等。我以為這類詩近乎雜文或散文，多從理性出發，即使賦理念以某種形象，也只是「形象的语言」，而非「語言的形象」，從整體上無助于創造完美的藝術形象。

這不能不說是端木虹在詩路上尋求突破的障礙。

在一封致給我的信中，端木虹寫道：「我根本不強調什麼主義，只是要求所謂主流的現實主義作品不要再像三、五十年代那樣的老調下去，形式下去，因為這樣下去，我們的詩還能有什麼創意嗎？——兄台的詩在這方面當然『超塵脫俗』，沒有舊框框的症候。」

現實主義的詩在形式上的確應不斷打破舊框框，以求超塵脫俗，但在內容上畢竟不可也無法超塵脫俗，一旦超城脫俗，就難免變成超現實主義了。

所以去年底當端木虹訪問古晉問及我對他的詩的看法時，我便坦率地回答說：「端木兄，你的詩總要在人間煙火中尋求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境界，結果總是徒然，你就干脆寫人間煙火吧。」

謹此寄望端木虹在多年探索創新的成就基礎上，繼續以那種「寧願選擇艱難和風霜，準備面對打擊與阻力」的決心，邁向生活的綠原。而詩之於生活，總應帶些積極性，在迷惘中看到希望，在冷酷中感覺溫情，以更高尚的情操看待人類的弱點，以更多的愛心和關懷注入詩的語言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・古晉

。說傳的湖。

序

看端木虹詩風轉向

孟沙

端木虹是有志朝向「現代詩」進軍的。從「湖的傳說」里的大部份詩作，顯示他已擺好改變的姿勢。

早年讀過端木虹的許多詩篇，後來收集在「山雀的早晨里」，一般上屬於自然、流暢的自由體，氣勢磅礴，感情飽滿，像山澗瀑布，一瀉無遺。

那時，端木虹曾經宣言：「……這些生活的歌，縱然笨拙沒有華采，但總是生命歷程里，對這個時代社會抒發了個人不同程度的感受。我向來就不願意為我的詩創造太多的意象，進行太多的粉飾，我是認為在需要寫詩，感情需要宣洩時我就寫詩了。」（見「山雀的早晨」后記）

配合他的詩觀，有詩為證：

。向轉風詩虹木端看一序。

那是什麼聲音

像細語 總是這關情

它總不覺得厭倦

我心經常被攪得糊塗

我好不安寧 但總是欣喜

那輕聲的吱吱喳喳

老在預贊着花邊美好的時辰——

我將在那兒的得意

我將在那邊的舞蹈翩翩

我因此詩興如泉湧

我不能不寫詩

——節錄自「細語般的希望」

像這類清新、明朗的詩篇，出現在「山雀的早晨」里，俯拾皆是。但，令人訝異的，自第一本詩集面市后，端木虹有好長一段日子不和詩神

。說傳的湖。

打交道。一如他詩中所寫的，他恰像稻禾眼中的稻農，對於自己曾經苦心耕耘的土地，到頭來竟忘記了收割。

事實上，端木虹並沒有離開詩壇，到了七十年代末期，他復出了。對於繆斯，他的偏愛與投入較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狂熱，連帶他早期所擅長的散文和短篇創作，也寧願棄置不顧。他不僅在詩藝創作上另闢蹊徑，開拓新境界，甚且深入理論的探討，潛心致力於現代詩的分析研究工作，希望為馬華新詩壇注入新的生命。

端木虹的詩風轉向，由朦朧到成型，由游移到執着，從「寄友人書」、「致候辭」等詩篇里，可以隱約見出詩人的心路歷程。

詩人自喻為「一只孤豹」，詩這麼寫道：「据一方岩石／悠望遠天在西角的垂落……念天涯此際無人與我共語／我遂擁据着這份無爭／讚天狼的獨步／數參商的輪流」

「驀然 幽闊處有蜻蜓自空而降／它闖進空靈的黃昏一如闖進我底心扉／一種激盪似已鑄成／某種意識下我突不能自己，我飛身前去追扑……」

「空靈處似有人傳語：你我不都是這時代的迷失者／而我們却在渾噩里回

。向轉風詩虹木端看一序。

旋徵逐……

端木虹背負着詩的行囊，走在風雨滿途的路上，他感到孤獨，却又不甘寂寞；他雖追求閒適却難安于平淡。這種複雜具對立性的矛盾心理掙扎，流露在詩人筆底，他以滿腔熱情，鋪陳排比，寫盡對澆漓世態的嘲弄、控訴和無奈。像「徬徨」一詩，可說是詩人描擬此種多樣心態的一首典型之作。茲節錄如下：

………

溜去的歲月有蓮心的苦

若有丁點歡樂也是在黃蓮樹下

又風又雨

燦陽都不肯露臉

我哭花樹從不給我一顆蓓蕾

………

然則心總是曠野中的水沼

一忽兒閒雲遊過